

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國風

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

人如物因風之動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
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
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
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
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
成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

公暨甫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渡廣於

是徙都于豐而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

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
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

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

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維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鎮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



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曰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以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狹促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

陳少南曰周公召公為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主之然岐東之地東周在焉故雖周公所治之國其詩實王者之分也自岐以西召公主之故岐西之地為召公專主諸侯之國而為諸侯之風又曰江漢汝墳為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故周公為伯得

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周南江沱為岐西之地當時岐西被

文選之說而作詩及召公爲伯得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召
南之詩未詳舊曰後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
南之詩未詳舊曰後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
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
於此傳詳者四家易說之論齊魯韓三家皆以開睡爲康
王時詩主應麟作詩攷韓以爲刺時魯以爲勸傷康后與
毛氏以爲文王時詩者又自不同毛出三家後讀者但循
君以爲后妃大叙之德今當據儀禮經文爲定飲射燕禮
所引六詩明爲房中之樂序所謂經天下而正夫婦者已
得之矣大抵風雅頌被之絃歌多是周公此一詩更定或
二南是文王時詩亦未可知又曰集傳謂分岐周故地以
爲周公召公之采邑即是陳少南之說後來文集中考何
叔京書與集傳又異必晚年所見而未及更定者也今觀
其書既以公羊分岐之說爲可疑又以陳少南分岐之說
爲穿鑿無據且其言所分岐西之地狹促亦無此理考之
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不與封禪注曰洛陽謂之周南蓋
陝東之地爲洛陽陝西之地爲豐鎬周公分岐以東當在
成王留周公治洛之時自此成王復歸豐鎬只是召公輔
政亦可證召公分岐以西之說爲無疑後來周公及君陳
畢公相繼治洛若召公則終始輔政直至康王即位書中

所謂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尤顯然可據且
周公制禮作樂亦當是洛邑功成之後況詩中言江漢汝
墳明在洛之南周南召南不過地名意當時米詩得之於
周之南者為周南得之於召之南者為召南亦如今淮南
河南之類所以至漢時猶有周南地名也

關關雎反 鳩在河之洲窈窕反 窈窕反 淑女君子

好逑音求 關也關關雎鳩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

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擊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

見其乘居而匹愛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

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

也毛傳之擊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

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如氏以為之

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
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
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鳴而然故曰若雎鳩之情擊
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意皆放此云興者曰窈窕淑女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玉哉

之端也可謂

問

詩中說興與多近比曰然如開睡麟趾相

善說詩矣一以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開關睡鳩不是興起則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又曰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睡鳩是學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而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開睡又略不同也時事問器遠君舉說開睡如何曰謂后妃自嫌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也如此說了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廣大之意開睡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節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論說這便見得后妃德盛難言麴珠又一段已見綱領讀詩內同上王雖嘗見淮人說淮上荷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却與烈女傳所引義合乘居是四箇同居浩又曰毛氏以為摯而有別摯與至同言其情雖相與然全而未嘗狎便見樂而不淫之意時舉又曰解詩離脫不得草木今在眼前識得

底便可窮究如開睡只得從

曰左傳郊子五鳩滿見詩

以司馬此詩睡鳩是也祝鳩

氏同空布穀也曹風

為揚是也

揚是也

也小雞場小宛之鳴鳩與民食桑

世之揚是也

巢之鳩非陽鳩又在五鳩之外也

左傳誰作鷓

昭十七年杜預云擊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則

○參初金 荇

初宜

荇行孟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轉反側

長短不齊之貌

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銀股上青下白葉紫

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

之也或籍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轉六半轉皆

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此章本

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

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

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

故其愛思之深不能自肥至於如此也

州稱荇為蒼公猶蓋細莖亂生有若積然詩人之辭不苟矣李

氏曰顏氏家訓曰荇菜是水生有黃花葉似蓴可用為祭祀之

類○參荇菜左右采芣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反己之參荇菜左右采芣音韻之窈窕淑女鍾鼓樂

音之也。也。取而擇之也。毛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
洛之十五弦。皆然。屢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
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
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有筆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
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出不常有。幸而得之
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洽。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
云。○蔽氏曰。毛之謂為羹也。內則毛羹。莊云菜也。蹠云用菜
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
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
盡用東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
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
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應哉。應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
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者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有則若朋友然。故曰
友。○愚謂。疏只是言荇菜順流於冰中。若菜方流於冰中。以與
淑女未得而方求之也。及其既采。以與淑女既得而樂之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也。謂此言如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也。攝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

固可以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
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
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如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
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
得學詩之本矣○鄭氏曰如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
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實自上下
以來三代興廢未○關雎請開雎詩使使人有齊莊中
有不由此者也○關雎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
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蓋問耗子云是周
公作是否曰也未見得是木之又曰凡言風者皆以
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
行倫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
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
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膺肺腸一時換了
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
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
公所作則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
差官定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底意思亦何
以致移風易俗之
勅耶答臨菴表

葛之覃兮施

以政

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

葉居美反

賦也

葛草名蔓生可為緜絡者

地灌木叢林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賦者數陳其物而自詩

而有黃鳥鳴於其上

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陸氏曰黃鳥幽州稱黃鸝齊人謂之

搏音團黍一名倉庚一名葛黃一名

關西稱鷦黃其色黧黑而黃俗呼黃離留

○葛之覃兮施

其雀或稱黃栗留常以桑椹熟時來在桑間

○葛之覃兮施

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

魚廢

是獲

胡郭

為緜取知為

給去迎反

服之無斃

音亦叶弋灼反

賦也莫莫茂密貌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

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勞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

也

毛氏曰古者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絃緹嫔之內子大

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莫能耳目

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斃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後世

心為之也詩人辭簡而旨深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

汚我私溥澣

戶管反

我衣害

戶葛反

澣害否

方九反

歸寧父

母莫後反。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溥猶少也。汚煩濁之。以去

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綸給之服矣。此章遂告

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

斂其禮服之衣乎。何者。高辭而何者。可也。○歸寧。毛氏曰。古者女師

以未辭。半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歸寧。毛氏曰。古者女師

容婦功。孔氏曰。昏禮注。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教人者。為姆。張氏曰。言言歸猶曰告曰歸也。釋文。頌閭猶按

抄也。毛氏曰。婦人有副禕音揮。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

唯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鄭氏曰。衣謂禕衣。以下至祿音录。衣

而能勤已。言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

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

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采采卷耳

不盈頃

傾音筐

嗟我懷人

寘被周行

周行

叶戶反

○賦也。采采。采也。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歌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

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

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真之大道之旁也

耳與高單同是賦體又以略不相同蓋高單直叙其所嘗經歷

之事卷耳則是并言也曰汝知后妃之不以采卷耳設使不自

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

如此則亦是賦體也時舉

安白華細華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瑤或謂耳

瑤草張氏曰京耳醪酒所須○愚按東萊引先生初解謂據本

草即蒼耳愚謂蒼耳樹高二尺不叢蔓生

子有婆似與疏別故今集傳不謂蒼耳也

○陟彼崔嵬

五回我馬虺隤

反我馬虺隤

反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傷我馬

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

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

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飲其不至於長以

為念

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

侯大夫皆以金土以梓大一石

○陟彼高岡我馬

玄黃我姑酌彼兕觥

反徐履

觥古橫反叶

維以不永傷我馬

反

維以不永傷我馬

賦也

曰岡玄黃玄馬而黃弱極而變色也兕野牛

一角青色重千斤

兕觥也

兕觥也

兕觥也

兕觥也

兕觥也

兕觥也

兕觥也

兕觥也

兕觥也

詩說賦大七升季氏曰古者宴享之禮必有兕觥左成十四年
衛侯享苦成叔黨惠子曰兕觥其觥也酒思柔故知享有兕觥
也昭元年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曰小國
願子知免於戾矣故知燕有兕觥也東萊引先生初解云周禮
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
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寧為罰觥也

○陟彼

岵

反

七餘

矣我

馬瘖

音

矣我僕痛

音

矣云何吁矣

賦也

石山戴士曰

砒

病不能

惟也

痛

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註引
此作聃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
貞靜專一之至矣當當文王

朝會征伐之時姜里拘幽
之日而作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

反

木葛藟

力軌

反

累力追

之樂

音

只

反

之氏

君子

福履綏

之

語也

南南山也

木下曲曰

樛藟

葛藟

類

繫也

只

君子

自來

而指后妃

猶言小君內子也

綸綸之曰

南有樛

木則葛

藟

之

樂

只

君子

則福

履

綏

之

矣

問樂只

君子

作后妃

亦無

害

否

曰

以

文

義

推

之

不

得

不

作

其

理以平易求之不出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

究着其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止他書曰然可學

孔氏曰蕙與葛異亦蕙之類也陸機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

葉文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愚謂此詩豈后妃所以稱頌

文王之詩乎后妃偶見南有樛木為葛藟之所累因以稱頌

王曰維此樂易之君子則為福履之所綏矣味樂只之辭文王

雍雍在宮之氣象亦謂然可見且取前篇○南有樛木葛藟

朱子以為后妃自作思念文王之意也○南有樛木葛藟

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荒奄也○南有樛木葛

藟榮烏蒙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榮族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蠡音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兮比也蠡斯

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

指蠡斯也振振盛貌○此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好思而

子孫衆多故衆女以蠡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四比則

比之言其角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故此四入題

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

振兮蠡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

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螽斯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皆類
此螽斯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此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
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
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此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
今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則是春秋所書之螽切疑
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解
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孔氏曰七
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名也時舉孔氏曰七
雖顛倒其實一也陸氏曰幽州謂春箕即春黍蝗類呂氏曰螽
斯始化其羽說說然此坎而起已化則齊飛堯堯然有聲既飛
復效羽揖揖然而聚歐陽氏曰振振羣行貌○螽斯羽薨薨
繩繩齊一貌螽蟄衆衆貌皆謂子孫之多也○螽斯羽薨薨

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螽蟄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

立

反兮宜爾子孫螽蟄

直立

兮此也揖揖會聚也螽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

於驕反

灼灼其華

芳無呼瓜二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

家

古胡古牙二反○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周禮謂春令會男女於地則地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宜若和順之音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劉王之

化自家而國男女以下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

起興而數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桃之

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曹氏曰灼灼鮮明貌。桃之

夭夭有黃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盛也室猶

室家。碩其首用宏茲黃同音之字皆訓大義。桃之

夭夭其葉萋萋。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萋萋葉

一家之。且以此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

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桃夭三章章四句

蕭蕭兔置。子斜反又子稼之丁丁。反。起起武夫公侯

干城。干也。蕭蕭整飭貌兔置也。丁丁稼杙聲也。起起武貌干

多羅直鬼之野。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問問鬼

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問問鬼

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音音。毛氏曰。此音七。祭

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可學。音音。毛氏曰。此音七。祭

丁。核伐。杖。蔡之。聲。孔氏曰。扞。蔽。如。盾。防。守。如。城。先。生。初。解。文。王

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末。滿。王。之。一

皆。追。王。後。所。作。稱。王。皆。○。肅。肅。克。且。施。于。中。遠。起。起。武。夫

公。侯。好。仇。訓訓。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

干。城。而。已。數。美。之。○。肅。肅。克。且。施。于。中。林。起。起。武。夫。公

無。已。也。下。章。放。此。○。肅。肅。克。且。施。于。中。林。起。起。武。夫。公

侯。腹。心。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肅。肅。克。且。施。于。中。林。起。起。武。夫。公

兔置三章章四句



夫者論才德在周盛時不

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春秋所載諸侯賢大

夫亦不過國有三數人今說詩者泥於序文莫不好

德賢人衆多之說因以謂周南舉國皆賢下至兔置

之人皆負方召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才又近誣矣又

詩本義曰捕兔之人布網道路林木之下肅肅嚴整

使兔不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武夫守禦起起勇

力外可計其民山所為公侯好匹忠信又可倚為
腹心以見周南之培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采采芣苢

音苢

以薄言采

此

之采采芣苢薄言有

羽

已之賦也

采言卑前也

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芣苢之也

有既反之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

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產

為陵馬陸氏曰幽州謂牛舌

草孔氏曰江東謂蝦蟆衣

采采芣苢薄言捋

反

之采采芣苢薄言掇

言結

音結

之采采芣苢薄言禴

反

之

衣貯之而投其

糴於帶間也

賦也擷拾也

○采采芣苢薄

言掇也取其子也○采采芣苢薄言禴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糴也禴以

采芣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韓詩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

州古

矣不可泳

叶于

思江之永

叶弋

矣不可

方

叶甫

思

出興

元府

嶠

山至

漢陽

軍大

別山

入江

漢之

俗其女好遊漢

山東

流與

漢水

合東

此之

海求

長也

方將

也

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期滿能之俗

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

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

周南漢廣故實諸詩皆是說婦人

為北而反搜詠數之也

如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

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

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竟當時婦人家化而男子則非

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廢矣至不可方思此

是與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

說如奕奕寢廟至遇大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與出他人有心

村度之兩句

孔氏曰傳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遊女疑息字

西方亦有

作思郭氏曰思語辭或用之末句如此詩或用之

疑林束為韻二字俱

大任味水底行嚴氏曰孫炎云方水中為解我編竹曰筏小曰

撐撐亦作泅又曰喬疎之木不可休與高潔之女不可求漢廣

不可休江求不可方見其正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意不

作

翹翹

新造

瑄

新言

刈

其楚

之子

于歸

言秣

其馬

作

翹翹

新造

瑄

新言

刈

其楚

之子

于歸

言秣

其馬

作

翹翹

新造

瑄

新言

刈

其楚

之子

于歸

言秣

其馬

作

翹翹

新造

瑄

新言

刈

其楚

之子

于歸

言秣

其馬

作

翹翹

新造

瑄

新言

刈

其楚

之子

于歸

言秣

其馬

作

翹翹

新造

瑄

新言

刈

其楚

之子

于歸

言秣

其馬

作

叶滿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與而

補反翹翹秀麗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秣詞也
以錯新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數其終不
可求則○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與文王之化假人深

矣○翹翹錯新言刈其萋力俱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興而此也

艾青白色長數寸生陸氏曰萋蒿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
水澤中駒為之小者
歲日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未見君子惄乃歷如調張

飢飢也導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

之國亦先國文田之化者故婦人慕其君子行役而
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陳君舉詩

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

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大雅。孔氏曰。墳謂崖

大防也。東萊呂氏曰。爾雅曰。汝為墳。又曰。汝有墳。董氏曰。謂大

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墳。郭璞引。傳被汝墳。以證爾雅

晉世學詩。猶為墳也。蘇氏曰。汝水。周南之水。程子曰。君子

從役於外。婦人為撫新之事。蘇氏曰。親代新。則庶人之妻。○遵

彼汝墳。伐其條肄。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新

曰。肄。遐。遠也。○伐。其。故。而。又。伐。其。肄。則。臨。年。矣。○鮒。反。魚

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鮒。反。魚

頽。初。貞。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也。鮒

反。頽。而。薄。少。力。細。繼。頽。赤。山。魚。勞。則。尾。赤。鮒。尾。本。白。而。今。赤。則。勞

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其。邇。近也。○

尾。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準。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

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殺。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

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

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何以忘其勞矣。世所謂歸人

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勞。矣。世。所。謂。歸。人

其。所。以。相。告。語。者。獨。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

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愚。按。此。章。說。者。皆

母。甚。近。不。可。以。懈。○王。事。而。貽。其。憂。亦。通。○就。鮒。魚。頽。尾。上。說

婦人閱其夫行役之勞王室如燬以下說婦人勉其夫以正恐
不但以小序說詩反成以詩說小序此先生去小序而未盡也
籀謂詩人自說魴魚鱗尾以興王室如燬一句若曰魴魚則鱗
尾矣王室則如燬矣類與燬二字相應又曰雖則如燬而文王
之為我父母則甚邇也豈婦人見其夫之歸而相與慰勞之辭
乎詩意不過如此魴魚鱗尾何預行役之勞事而必欲強解以
求合序可乎魴魚尾本赤不必言勞而後亦甚李氏引說文及
字林皆曰魴赤尾魚又引晉安海物記曰橘鬣魚猶今魴魚尾
赤鬣似橘且曰觀此數
說其實言尾本赤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

音公子

叶樊

于

嗟麟兮

興也麟麋身

麟之長也趾是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
嗟麟兮又比后如德備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
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
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
麟身牛尾而馬蹄然
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 都傳 振振公姓于嗟麟
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 ○麟之角 谷反 振

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興

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

之趾下文便說振公族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一箇好底

人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屬木之問麟

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

比即此便是麟趾

便是麟虞木之

集傳嚴氏曰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魯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

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皆可貴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

三章曰角自下

而至於上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聯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麟趾舉其全體而言也萬章卷即言其志行之在己擇木金則美其

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

妃然其詞則皆所以替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

至於桃夭兔置若首則家齊而國治之效廣遠矣

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存可平之概

矣若之則則又王者之端有非人力所致而自
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雖之則夫
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映矣然妻道
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全言詩者或乃專美后

妃而不本於文
王其亦誤矣

召南

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
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城爲岐山天與

二總未知召亭的在
何縣餘已見周南說

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

之子于歸

百兩御之

御

五嫁反叶

御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具巢最爲完固鳩性
不能爲巢或有心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

兩一車也

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
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

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

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御

之也此詩之意猶

時舉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開

周南之有關雎也

雖開雖言窈窕淑女則其明言后妃之

德也惟鵲巢二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

爲物其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特舉

孔氏曰

二月鶻始巢鄭氏曰冬至架之春乃成嚴氏曰開戶向太一背
太歲孔氏曰鶻鳩結鞠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鶻勝
者與鶻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鶻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
間或於樹上架繡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鶻作巢
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去各有鳩來覓彼空巢張氏曰鶻巢鳩
居未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呂氏曰但取鳩不自巢居鶻之
成巢非取鶻之強而不浮亦非取鶻有均養之德張氏曰惟其
能靜專而端然專之長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興也方有

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興也方有

也○維鵲有巢維鳩將之之子于歸興也方有

也○維鵲有巢維鳩將之之子于歸興也方有

也○維鵲有巢維鳩將之之子于歸興也方有

也○維鵲有巢維鳩將之之子于歸興也方有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芻于沼于沚于以用之上反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

芻白蒿也沼池也沚諸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

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芻

所以牲芻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芻問米類芻以供祭祀米

之禮詩亦猶周南之有芻藚也問耳以備酒芻后妃夫

人恐未必親為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德明時舉問米芻只作

祭事說自是饒然若作芻事雖與芻藚同類而恐實非也陸氏曰

是少工米芻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陸氏曰

為芻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陸氏曰芻春始

生可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芻孔氏曰芻非水菜謂於其傍采

之長棘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于以采芻于澗之中于以用之侯之宮賦也山

間宮朝也或曰即記被皮寄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

之祁祁風也漣言還歸夙早也公之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

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孔氏曰

欲遽去矣受敬之無已也或曰公亦即所謂公桑也被者少

牢云主婦被切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也

也又曰剔髮者或削若髮以被婦人之飾音計為飾因名髮被

勸氏曰天官六服祿衣為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
侯國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祿祀不應服才曹氏謂
此在商時與周禮異先生初解公所謂宗廟
之中非私室也疊山謝氏曰公齊廢之類

采芣三章章四句

嘒嘒

於遙反

草蟲趯趯

託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勸中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戶江反

也嘒嘒聲也

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躍貌阜螽蟊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
辭觀焉降下也○南國被火土之卜諸侯大夫行役仕人期妻
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毛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
升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螽處茅中色青名負蝥蝥氏
曰負蝥蝥也蝥也即蝥斯也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
之故負蝥蝥曰蝥草蟲謂之負蝥李氏曰出車詩亦曰嘒嘒草蟲
趯趯負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亦是行役
之詩故其妻憂思如此疊山謝氏曰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陟彼南山言采芣蔽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張力反

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音悅

也登山蓋託以望
君子蔽芣也初生無葉時可

食亦感時物之變也



陸氏曰岐周秦曰岐齊魯曰齊

陟彼南山言采其

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夷關也薇以藏而法人有亡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



亦山茨莢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今官園種之以供

宗廟祭祀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疊山謝氏曰

則無聲之哀傷悲則憂之極又止於中矣傷則惻然而痛悲

節繁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和氣平無

思無慮憂樂兩忘矣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愚觀此詩每

章自有三節蟲鳴蟲躍采薇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其心動於

男女之欲中微微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其心主於夫婦之

我則略則悅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其心安於性情之正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也江東人謂之瓢瀆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劍服藥如蓬

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

人叙其事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二種大者曰蘋葉闊寸以美之也許李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

上萍萍口東謂之藻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

萍萍即江東謂之藻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藻不可

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陸氏曰藻生水底有

二種一葉似雞蘇草大如筋長四五尺一莖如銀股葉似蓬蒿

二者皆可食熟煮投去腥氣米麩糝蒸為茹佳美荆揚飢荒可充食○于以盛成之維筐及

管居呂于以湘之維錡反及釜符用反○也方曰

粗熟而淹以為道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曹氏曰筐

金○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曹氏曰筐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俊誰其尸之有齊俱皆李

女賦也莫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

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

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方見其一說李氏曰記昏義古者

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言婦德婦容婦功教成

之祭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用蘋藻即所謂采蘋

采藻也教於宗室即所謂宗室牖下也詩言教成之祭主之者

何人乃有齊敬之去女也下氏以為女既嫁然既嫁為大夫妻

安得無女則知季女乃未嫁之也
鄭氏蘇黃門皆此說季氏本之誤備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

非貴反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蒲曷反○繼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

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

鄭氏曰召伯猶姓名與今采於召伯也交章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於棠之下

其後人思其德故愛

上公爲一伯後人美其爲伯之功故

言伯云釋文曰召伯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

伯所憩

起例反○繼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蔽芾

甘棠勿剪勿拜

叶聲反

召伯所說

始說反○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

而

鄭氏曰甘棠今之杜梨山陰陸氏曰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棠甘棠也赤色澁而酢無味

俗語澁如杜是也黃氏曰切意此詩作於武王之時在文王時

方爲西伯召公無構伯之理嚴氏曰武王分周召爲一伯是作

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數前乎此矣二南皆文王詩也

又曰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宜特不可斬伐但

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
但低屈之亦不可變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二句

厭於葉反

浥於及反

行露豈不夙夜

叶羊

謂行多露賦也

濕意行道風早也。○南國之人博古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
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
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
夜而行乎思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女子早夜獨行或有
強暴侵凌之患故託以○誰謂雀無用叶盛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叶音

谷反

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

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

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實有求為室家
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
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叶五

誰謂女無家叶各

谷反

何以速我訟

叶祥

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

國也牙壯齒也壙塙也。○言汝雖能致我於欲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揚氏曰：牙壯齒壯，鼠無壯齒。今曰鼠無牙，謂無壯齒耳。山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嚴氏曰：召南之國有男侵凌女，女不從。

家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雀有喙音畫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誰

言雀之無角乎雀若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然雀之穿屋實以喙不以角也。辨言鼠之無牙乎鼠若無牙何以能穿我窟也然

鼠之穿窟實以齒非以牙也。以與下文誰言汝男子於我無室家之事乎若無室家之事何以速我獄訟也然雀實無角鼠實

無牙男子乃是侵凌實無室家之事惟召公明矣故也。男子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誣我以欲此非室家之道不與

汝爲夫。○愚謂室家不足是終不與成夫婦亦不汝從。婦也。是終不從汝室家不足是終不成夫婦之意。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一章章六句

羔羊

皮何反

素絲五紵

退食自公

委蛇

音移叶

委蛇

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何反。素，白也。紵，未詳，蓋以絲紉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

文王之政，有化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

得如孔氏曰純總之數有五節亦總也素絲為組訓以

此也英師裘之縫中訓亦組之類素絲非線也訓音旬曹

氏曰一卷之功必合眾裘而成故其縫殺不一鄭氏曰合五羊

之皮為一裘隋其合皮以素絲為英師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

蓋彼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組施之縫中

車隔兩皮因以為飾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紫白之操補紫

白之服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

思可度委蛇變此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肯中微有愧怍其步

謂之鉤合二為氏鉤鉤總皆訓作縫切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鉤有界限

一謂之總也
蛇自公退食賦也車指皮也素絲五緘音委蛇委

○羔羊之縫反素絲五總反委蛇委蛇退食自

公賦也縫總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其雷音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

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北違

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取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曰

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可乎

黃氏曰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但便韻叶聲耳不必以異義也張氏曰如鴉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則念行者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叶莊何斯違斯莫敢違息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調也息○殷其雷在南山之下

叶後何斯違斯莫或違處

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疊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入法度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

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

木名華白似杏而醜燕泉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
之化矣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六辱也故
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

叶疏今求我庶士迨其今兮闕也梅在樹者一則落者又
暮反今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標有梅頃傾音筐堅許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

經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問標有梅一詩何以得入
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於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

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可事問標有梅詩固是出於
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詩見晉才問有怨於

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文辭又曰向見東萊麗
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

亦自是人之情歟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一說黃氏
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木之

以為衆士之求我必擇吉士以從之迨其今方以為當其時也
治其謂之以為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躋盛年之當嫁亦

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歐陽公曰古者婚禮不自為主人
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詩人引梅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

言召南之人願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於
庶士以相婚姻也吉宜也求其相宜者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

相語也遺嫌妙相語必求之也○愚按此二說雖非文公說亦未必果得詩人本意第黃意甚善亦可以少抑深闡讀詩之女然動情勝之心歐公之意乃為人父母之責也故非慕之以備覽焉

標有梅二章章四句

嘒

呼惠反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日時也肅肅齊

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如思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罔明惟幽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持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且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



鄭氏曰手謂三心五嘒音嘒即柳也大夫志星經以柳為八星又心以

三月見東囑以正月見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囑明矣○愚按集傳但謂三五言其稀嚴氏亦謂衆無名之小星况三非持心柳本非五

宵征抱衾與綯

直留反

寔命不猶

興也衾帛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綯綯也興

亦取與昂與視一
字相應猶亦同也
星參也昂六星二星皆西方宿鄭氏曰

星為大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

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

音祀叶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有反○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之曰以謂決已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腹有待年於汜而
婦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婦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遊之
故賸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
之子之歸乃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亦悔矣
有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言如此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以不我以過便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
得勤而無怨之說曰古者嫁女以娉姪從謂之賸春秋書齊人
之意器之

來賸晉人來賸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二
臨賸之以娉姪從鄭氏曰姪兄子姪女姪
○江有渚之子歸

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猶也諸小洲也水坡成渚與○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不我過其嘯也歌也

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楚口出聲以○爾雅云

奇慎德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水自河

出為澗漢為沱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別為小水之名禹貢荆

梁皆有沱潛者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

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然蓋父雖不

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麋俱倫反白茅包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

之○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誘者故

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孔氏曰齊人謂

言美士以白茅包死麋而誘懷春之女也○廣為慶毛氏曰

懷思也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

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婚姻者謂之懷春此

詩言野有死麋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吉

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貴之

言故本善良
何乃如此

○林有樸

反 薄木

檄

速音

野有死鹿白茅純

反 束有女如玉

也 樸檄小木也鹿駝名有角純束他包之

曰賦也言以樸物積元鹿束也
以白茅而誘此如上也之女也
○舒而脫脫

誘之乎毛氏曰玉德如玉也

○舒而脫脫

勅外

兮無感我

忱始鏡

兮無使有

美邦

也

○賦也舒澤緩也脫

也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始舒徐而來毋動我之忱毋驚

我之犬以其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賦也舒澤緩也脫

也

○賦也舒澤緩也脫

也

也

也

○賦也舒澤緩也脫

○賦也舒澤緩也脫

○賦也舒澤緩也脫

○賦也舒澤緩也脫

○賦也舒澤緩也脫

野有死麇二章一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

奴谷反

矣唐棣

徒帝反

之華

芳無胡反

曷不肅雝

王姬之車

斤於尺者重一反也 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

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缺婦道於是作詩美之曰何

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乎

文士太然之數父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

而不衰亦可見矣 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

只得恁地就他說必 一說嚴氏謂陸璣以唐棣為莫李即

要分正變也難考據 七月之真機又謂一名爵李本尊有

莫李仁亦一名爵 李未知與移同否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 叶樊里反 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負日

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和孰 何彼穠矣此詩義疑

周○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也 故兩存之東漢之初

王室猶未甚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畢公之

類文侯當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為王室衰

弱之證 黃氏曰春秋莊九年夏書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

宮于外外書王姬歸于齊莊九年即莊王四年故

以平王為東遷之王然春秋所書王姬與齊襄公之淫僻何足
美詩自周太師所編經吾夫子手豈若是失倫哉○愚謂以為
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而黃氏所謂齊襄淫僻何足
美不足為惑蓋此詩特自其婚姻之初時美之也然以東周之
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
若此其失倫者誠為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區區修補不免簡
編錯雜之患耶是未可知也然則此說只當○其釣維何維
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裨讀者知具說可也○與也伊亦維也
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須倫反○與也伊亦維也
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

則少反

者葭

音加

壹發五豝

百加反

于

音吁

嗟乎騶虞

叶音牙○騶也茁生茁壯盛之貌葭蕭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
豝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又不食生
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
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
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彼茁者蓬
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壹發五縱

反子公

于嗟乎騶虞

名一歲曰發亦小豕也

附錄

騶虞詩仁在發之前後庶類蕃植者仁也一發五縱者義也人
又曰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頌文王平昔仁
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才
田曰不敬故此詩彼出者發仁也一發五縱義也
澤之末秀者戴氏曰殷盧韋又名畢一物四名解見七月○一
說毛氏曰虞人翼五縱以待發孔氏曰五縱止一發中則殺一
而以仁心之全不忍盡殺故也歐陽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毛最
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
謂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周之司獸也若依毛鄭解豈有上句
方叙文王田獵發矢射死下直嘆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
文王曾騶虞之不若矣本義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
不盡殺卒嘆虞人之得禮○愚按歐公說集傳已略載在詩序
下故彙以備覽焉或曰以于嗟講巧諂之則騶虞只當為獸名
愚謂于嗟麟兮自漢麟于嗟乎騶虞自嘆虞官義自不相妨也

騶虞二章章二句

文王之化始於閔睡而至於麟

鶴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備矣蓋意誠心
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浹周浹自有不
能已者指習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
為鶴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鶴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
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
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
其國也其詞雖不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
之功不其而其所以化者專矣抑所謂其民歸之而
不知爲之者與惟何微瑣矣之詩爲不可曉當聞
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
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
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儀禮鄉飲酒鄉射鄉飲酒皆合樂周南關雎卷
耳耳召南關雎采芣采芣采芣又有序中之樂鄭
氏注曰汝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
者后夫人之所詠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
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
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七庶人
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
於委巷莫不誦吟詠
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卷第二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夷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齊州桑土之野及

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地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不詳其始

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之東

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反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

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實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村界皆衛境也但

邶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二國皆為變風焉

鄘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

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去為變風又多異淫亂之

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數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



程氏曰諸侯禮相侵伐尚首并鄰

也大雅經萬化之原關雎鶴業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此鄰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紆席羣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鄰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地列其右衛後於鄰世次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為首者后妃之賢能佐文王之化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為首者莊姜雖賢莊公暴慢狂蕩使妾上階而正嫡失位處夫婦人倫之變者莫先乎此次鄰柏舟者處子母之變也然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處子母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故莊姜處之難此所以冠鄰衛居變風之首也

沈芳劄反

彼柏舟亦沈其流耿耿

反古幸

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

反五羔

以遊

遊也沈沈貌拍木名耿耿小明顯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沈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

爲無酒可以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山爲婦人之詩今考其

詩乘車積柔弱自好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首亦賦妻之詩

也○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谷云他下面慢說賦女見

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拍舟下○嚴氏曰詩有拍舟松舟

面更無貼意得此義是比特季○揚舟皆言游義不在於

拍舟在於亦况其流鄭相舟在於在彼中河也○我心匪鑿

不可○如反○預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胡逢彼

之怒○賦也鑿鏡茹度據依期告也○言我心既非鑿而不能

其怒○歐陽氏曰鑿影在內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

也○能兼谷善惡嚴氏曰柔則茹之爲吞物之意鑿可如

與石可轉蒂○可送同意○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賦也康棟富而閑習之貌選

卷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石可轉而我心

不可轉蒂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憂心悄悄

又不可得而簡擇取捨皆自反而無瀾之意○憂心悄悄

反○七小○愠于群小○觀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寐

避亦反

有標

符小反也言見於衆妻也

觀見閨病也群小衆妻

心貌

孔氏曰寤覺之中

○日居月諸胡迭

待結而微

心之憂矣如匪澣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語銷決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汗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

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

傾寢憤昨如衣不澣之衣恨其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此興固不可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認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

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夫自其然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辭氣忠厚惻怛怨

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怨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

凌風而難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

父弟之不得於其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

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之歷九州而相其君方

何以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謂會得又曰

古人宵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者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

觀矣問祖器之間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曰也

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
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大與土木相以只看舜之號道晏天更有
甚於此者其怨哀樂但發之不遺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與受
說只更不失其正如緇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誠意忠却
又分外好相之拍舟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緇衣詩說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真怨
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未之



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
十月之交云披月而微此日而微

柏舟五章章六句

○愚按嚴氏曰劉向列女傳以
此拍舟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

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以夫執志之不可
易則非婦人之詩矣為謂此詩辭氣誠為卑弱而未
云不能奮飛尤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合則從不
合則去是猶有可去之義也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
矣故曰不能奮飛味不能之辭則是非不欲去是欲
去而不能耳况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鄘柏舟
皆首婦人亦是一譜孔
義子之說恐不足為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
黃之間色黃

正色間色也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
所也且正也○由公感於喪妻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言綠衣黃裳以比賤者尊顯而正

說

曹氏曰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曾孫孔氏曰諸侯

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鞠衣黃裳衣白
袂衣黑皆以素紗為裏張氏曰綠衣之憂憂在宗國道特一身
之私禮山謝氏曰婦人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
之身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
何時能止乎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託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
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兮絲兮女音所治平兮我思古人俾無訖音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訖過也言

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

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惜此而詩

願之者以自厲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以為綠既已為綠豈復可為衣而加

黃之乎乎警既為妾不可借嫡也

其以風

叶字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也凄寒風也

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

說

問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
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亦
也 戴氏曰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
交之分其辭氣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
所考始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于飛差

初宜反

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與反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與也燕駢也謂之燕者重言之也
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

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
發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說

孔氏曰燕古人之重言之漢書童謡燕尾延之是也毛

氏曰歸歸宗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夫迎不出門遠
敘離別之恨而子執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于飛頡

戶結反

之頡

戶郎反

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

與也燕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
曰頡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

飛下上

時掌反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叶尼反

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淮南

○仲氏任

而今反

只紙其心塞淵

均反

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

以助反

寡人

賦也仲氏戴婚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解塞實淵際終竟溫 and 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

公也謂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無也○言戴婚之賢如此又以其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揚氏曰州吁

之暴也公之死戴婚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婚為德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得自好莊如然未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

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

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

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

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

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



黃氏曰觀此詩見其與商之三性之正也先生頷之

獻于先王者無異國服變猶有如昆之婦人
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也康叔之餘烈猶在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曰胡

能有定寧不我顧

叶果五反。○獨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莊公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

或云以古道相勸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昆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勸是其心志同也。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

呼報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報合也○日居月諸出

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風也。日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邪。



嚴氏曰此

德音無良及如谷風德音莫。○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

諱皆婦人言其夫持己之意

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陳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數父

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

○愚謂此篇莊姜分

母人之至情也述猶也言不循義理也

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找原

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意姜以

日月比公以下土自比若日日月則照臨下土公胡不以古道

與我相與也後二章則以日月比公而以東方自此詩雖賦

兼比義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之前下篇於此

集注云當在燕之前以其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

當次之燕是莊公薨後時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

詳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然則生歸妾情不能

堪耳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

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先生曰恐或如此時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叶音燥

謔

許約反

浪笑敖

五報反

中心

是悼

也○莊公之爲人在傷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

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在暴如此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
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能忘而心獨傷
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甚姜止○終風且霾叶音新反惠
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然肯來

叶如字又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叶新才新齋二

士象猶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
感也雖云狂感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
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

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曠

孫炎曰霾大風揚

○終風且曠

於計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比也陰
不日有曠言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感暫開而
復蔽也願思也嚏嚏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擊則有
是疾也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嚏○曠曠其陰虺虺虛見

其雷虺言不寐願言則懷

叶胡隈反○比也也陰虺虺

之狂感愈深而未震之聲以比人
未已也懷思也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

董氏曰韓詩
作瘖其陰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鐘

吐當反

踊躍用兵

叶瞞反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叶戶郎反

賦也鐘擊鼓聲也踊躍坐伏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

所為因言南國之民或於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鮮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曾氏曰想言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嚴氏曰

從孫子仲平陳

與采木我以歸憂心有仲

子仲字仲平陳

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

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叶後五反

居於是憂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

死生契

叶苦反

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叶魯吼反

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歸志也

○死生契闊

叶苦反

○賦也契闊

闊

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好為室家之時。○于

以死生契闊，不翻志奔，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音吁，嗟，闊，叶苦。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

下同。信，川，師，兮，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

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愚，按，魯，隱，公，四，年，三，月，州，

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呵，賦，桓，公，自，立，夏，將，伐，先，

君，之，怨，於，鄭，以，求，罷，於，諸，侯，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

為，王，弊，也，以，賦，與，陳，蔡，從，宋，討，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遂，從，陳，

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如，陳，見，殺，今，詩，言，南，行，者，伐，

鄭，也，乎，陳，與，宋，者，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其，後，兵，出，未，嘗，敗，

北，是，詩，蓋，士，卒，將，行，與，室，家，訣，別，之，辭，預，憂，其，不，我，以，歸，恐，於，

彼，居，處，於，彼，喪，馬，若，來，求，我，則，于，林，下，因，念，初，婚，盟，誓，今，不，得，

遂，其，相，契，相，生，之，志，不，得，伸，其，偕，老，之，願，也，死，生，契，闊，只，是，死，

生，聚，散，契，則，相，聚，闊，則，相，離，末，章，于，嗟，洵，兮，恐，不，得，相，聚，也，不，

得，相，生，也。

擊鼓四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

州尼

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於驕

母氏劬勞

叶音僚。○阮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夫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鄭之。淫風。僖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我。子幼而育之。其物勞甚矣。本其始而。○物。孔氏曰。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言以起自養之端也。○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夫。夫然。少長則風之爲力多矣。與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夫。夫言劬勞。○凱風自

南吹彼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也。聖散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

然非美才。故以與子之壯大。而無詩也。復以。○聖善。林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不。山。謝氏曰。己孝之至也。韓文公琴操文。王姜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詩。其弟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變化來。○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五。反。有見爲子。爲臣忠厚之下。

子七人母氏勞苦

○謂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做。益於浚。而有子七人。

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繼指其事。而痛自刺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

但以其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婉詞幾
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全下章於此

○覲

反 華板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覲 反 華板

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

○覲 反 華板

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言黃鳥有暇眈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與孝子當和其顏

色順其辭令也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

言黃鳥之不如也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

以悅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

所宜耳寒泉能使人且之有子而使母勞

○愚謂覲眈嚴氏孔
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氏之說與集傳相
珠然集傳與蘇說合或曰黃鳥即黃鸝在喬木幽谷好音一也

曷嘗有意於悅人其首清和流轉能使人樂之曾氏之說有補
於集傳嚴氏孔氏於覲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反 華板

○反 華板

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愚謂自詭阻蓋自○雄雉于飛

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傷婦人不得從軍也

○雄雉于飛

其興也下上其音言

下上時掌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其興也下上其音言

其興也下上其音言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謂反

道之遠曷云能來

叶

之反○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

謂反

道之遠曷云能來

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曰暮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

戶牖

不伎之反

不求何用不臧

臧也百爾凡也伎善求

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伎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

○愚謂此

情止乎禮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苦剛反○此也匏

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
渡水而行曰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
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方深行者當量其深淺

而後可渡以此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機云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滌煮極美故詩曰幡幡葉采之
其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
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經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豹
之葉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嚴氏曰
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毛氏曰以衣涉水為厲

謂由帶以上也孫炎曰衣涉濡禪也爾雅曰以衣涉水為厲
為厲苦此衣謂禪也言水深至於禪以上者而○有瀟
涉度之名厲亦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對也

濟盈有雉鳴反以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雉鳴求其
壯也壯也水滿兒驚雉鳴求其壯也壯也飛曰雉走曰牡拉○
夫濟盈必濡其軌雉鳴當求其壯也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

濡軌雉鳴而反求其壯也壯也淫亂之人淫亂之人或曰泉上章之與
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淫亂之人或曰泉上章之與
有吉葉與濟有深涉以濟盈與雉鳴然後雉求其壯也蓋以匏

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為体寄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出
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銖竹房張氏曰說文云軌車轍
較寸量如治法律尖之遠矣



也從車九軌車軾前也從車

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朝
登則難叶矣按中蕭章句曰軌轍迹之授反與此異然歌詩者
不以淫害意可也走曰牡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牡雞
雌狐為謬言飛走通也殊不知詩人之意曰當備其轍今乃不
備其轍迹是大可恨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豈是大
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解詩之旨矣 ○雉

雉鳴鴈

叶魚旭反計玉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雞鳴鴈也鴈鳥名似鸕畏寒秋而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
採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
治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愚謂味士如歸
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妻之辭可見是
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自有婚姻正 ○招招照送舟
理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 ○招招照送舟

子涉

叶樊反

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軌反也此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濟者印我也 ○舟
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不若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
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後從之也 ○孔氏曰以手曰招以口曰
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氏曰一章二章以徒涉喻犯禮

此章以待
舟喻得禮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謂劇宣公與夫人並為

淫亂歐陽公云夫美宣公父妾宣姜宣公子伋之婦此二人皆稱夫人情與公為淫亂者諱備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五反采葑

采菲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

○此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封蔓菁也菲似蔓莖莖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封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特而美

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兩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

黽勉以同心而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

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嚴氏曰蔓菁郭璞云今菘菜江南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作蕪本草蔓菁生北土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菘子種之北土一年半為蕪菁菲音類音福爾雅謂蕪菜同

內謂循菜陸璣謂三月中蒸為茹消美可作羹郭璞謂根如指正白可淡○一說李氏曰德音始為夫婦之時相與好音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瀟薄送我畿音誰謂奈

音苦其甘如齊

齊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待禮反。賦而此也。

進人計行貌。連相背也。饗門內也。茶苦菜。藜屬也。詳見載交。齊甘菜。厚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邊之不進。盡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茶雖甚苦。反甘如。齊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東萊呂氏曰。韓愈遺。瘡云。白石為門。蓋以鐵為門。至也。細斷之。有白汁。花如菊。食但苦。○涇以渭濁。是混。耳本草。養味甘。取其藥。作頰及羹。亦佳。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骨。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芻。古口我躬不閱。違恒我後。胡口反。○此也。涇渭二水名。涇。南至水。與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以縣入河。渭之清貌。止水渚也。骨。潔以與逝之也。梁。墮石。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芻。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麴。歸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繫
而與之耳又言毋斷我之梁如廢我之高以此欲戒新昏用居
我之歎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

眼怕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水一石其泥數斗滂出西征賦清渭濁東萊呂氏曰詩人多
述土風此儔詩而遠引徑謂者蓋徑獨謂清天下引知如云海
賦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何

有何亡鼯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匍音匍匐北救叶居之

也方將舟船也潛行曰沫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
狀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
之深則方舟淺則沫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
以求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伏也○不我能愔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

用不售市救反叶昔育恐育鞠反及爾顛覆反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
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
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

盃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謂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李氏曰此章之末正谷風所謂將恐將○我有旨蓄六

亦以御反魚呂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泂光有漬

既詒我肄羊至不念昔者伊余來塋許器反○

既詒我肄羊至不念昔者伊余來塋許器反○

既詒我肄羊至不念昔者伊余來塋許器反○

既詒我肄羊至不念昔者伊余來塋許器反○

既詒我肄羊至不念昔者伊余來塋許器反○

既詒我肄羊至不念昔者伊余來塋許器反○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賦也式微猶衰也

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也。言有雲霧之厚而無所庇覆也。○禮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出之曰衰微其矣何不歸哉我片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邪是隨仲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使賢存存也。○亦可見得有。○曰黎侯放狼狽之君如此而力伯使帥無敵郵之意不之。○曰黎上黨靈關縣有黎亭是也。○鄭氏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勳之以二邑因安之。○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舊矣李氏曰凡人之失國者多曰越在草莽又曰卑賤者辱在保餘其類多如此先王建國使小大相維有患相救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敬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衛之德齊者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也為最切。○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始從序說

旌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

日也。輿地前高後下曰旌丘。輿地叔伯謂之諸臣也。○禮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發旌丘之上

見其高長大而節踈闊因託以起興曰堯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備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較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

臣可見其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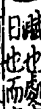
疊山謝氏曰反伯字也天子呼同姓諸侯為伯舅叔舅臣子相呼

柔而不迫也



伯父叔父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臣子相呼

亦當曰叔伯



親而尊之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父也必

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狐裘蒙戎匪車

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裘蒙戎戎亂兒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喪弊矣

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

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與車不肯東來救我也○瑱素

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魯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

如充耳

賦也瑱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喪多矣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

人恒多笑○言黎之君下流離瑱瑱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



黃氏

曰漢興詩充耳璆璠蓋充耳者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

詩

陳氏曰黎蓋衛附庸也故式微旄丘二詩

黎臣所作而得爲衛補傳曰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

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類○簡者不得志也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固時本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譽而實自朝也○固者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甄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固者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方不得志耳時幸

入去篇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夫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一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夫其有聲

言之失經意矣若乃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爲婦人之廟亦不

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碩人

疑知

公庭萬舞有

力如虎執轡如組

音祖。賦也。碩大也。僕僕大貌。轡今之轡也。組繼然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

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程氏曰有力如虎才也。執

美 ○左手執轡

反

右手秉程

直角反

赫如渥

角

反 赭

公言錫爵

賦也。執轡秉程者文舞也。轡如曲而六孔或曰三孔。程氏曰也。赫赤

貌。渥厚清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

燕禮樂賓升歌獻工篇曰一歌一

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

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

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山有榛

側巾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似栗而

小下。賦曰。榛。一名大栗。苦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

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數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因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與爲人之
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
之如重敷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爲官頌人之詞其詞甚盛而
實誠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州之聖明而不責衰州之效厲
此詩人之
忠厚也
○ 愚按集傳以此詩爲仕伶官者作故指西方美人
爲伶官之賢者東萊云見頌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
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頌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
今山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
朝名臣亦此意也姑備一說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禮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閔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
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
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
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辨南音周語周景王
鐘成伶人出言縣管語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伶
官以伶氏出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
官呂氏春秋及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
西嶠嶠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爲黃鍾之宮李
氏曰周景王時有伶州鳩皆世其官也伶正者則

即今以賢人爲衛之伶官正猶君子陽之詩序言
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蓋言其生不遇時
屈於賤役也黃氏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
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之任伶官非特爲賢之耻而

實衛

之耻

悲

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葉反

變

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

叶謀悲反。興也。變泉始出之

也

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

貌

諸姬謂姪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

此詩言感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

而

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

也

孔氏曰北鄰衛三國境地相連故州云亦流于淇鄰云

送

我乎淇之上衛云瞻彼淇英皆言淇也黃氏曰衛浪

在

彼淇渠衛風言淇不止淇與。○出宿于沫。飲餞。問我諸

于

禮

女子有行遠

于

父母兄弟

問

我諸

姑

遂及伯姊

叶獎禮反。賦也。姊地名。飲餞者古之行禮必

也亦亦也各皆自歸來時所經之劇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然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云

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及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曰師禰父母之國地名毛氏曰
○出宿于干列居飲餞于

父之姊妹稱姑己之姊妹稱伯姊
言載脂載牽胡晴反還音旋車言遇適市專反臻于衛此字

本與適害叶今讀不瑕有害賦也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

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也瑕向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

不敢遂之辭也釋文曰牽車軸頭金羸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牽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牽謂塗車

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思須與

漕叶粗我侯反心悠悠也駕言出遊以爲我憂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

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問泉水未章注云安得出

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此莫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時

孝

曹氏曰儀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昌音帥國鄭氏

泉水以起興而謀之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餼衛郊於林
之地既遠父母兄弟今又終但欲歸以問諸姑伯姊之安
耳三章欲效初嫁時宿餼于所嫁國之干言脂車歸衛第未
知果不瑕班乎抑亦有害於義理也此正謀諸姬之語四章既
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臾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出遊
以寫其愛而已終能以禮自防不復為衛之歸此所謂發乎情
止乎禮義者也此詩嚴氏與集傳同而
小異愚又小異嚴氏以廣集傳之旨

泉水四章章五句

嚴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

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
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愛矣

出自北門

叶眉

愛心殷殷終窶

反其矩

且貧莫知我艱

叶居

已焉哉

叶將其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此也北門背

憂也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動亂出事暗君不得
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數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
於天
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可幸北門詩只是

說官卑禮薄無

可如何木之

黃氏曰自此門出非以背明向陰喻暗君
張氏曰然則然矣然歸之於天鄭氏曰詩

人事君無二志故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反

益我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適

知華反叶
竹練反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閩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故事其國之
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字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

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焉

敦

我政事

一埤遺

唯季反叶
夷回反

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摧

但回反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
猶投也

也賁加

疊山謝氏曰卷耳之賦

疊山謝氏曰卷耳之賦疊羔羊之退食鹿鳴四牡
之燕樂出車扶社之勞來一人之勞若君無不知

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群臣也千歲治安根本

在此北門之忠臣任不得志至於終窶自貧祿不足以代耕矣

出則當王事之徧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
交徧適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
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
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備之忠臣至於饜貧而莫知其

觀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夫王胡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饋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難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

十付反

雪其雱

音康反

惠而好

呼報反

我攜

手同行

叶戶反

其虛其邪

音徐下同

既亟只

音紙下同

且子餘反下同

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也惠愛行去也虛實兒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諸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爾雅作其虛其徐嚴氏曰虛徐則尚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至此而後決爲去計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其不得已也

○北風其喈

音皆叶

雨雪其霏

音非反

惠

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

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卷

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兩

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鳴黑空皆小祥之物人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

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疑

時

時幸問狐與鳥不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

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時

程子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

好底景象也時羊

則

益迫切同車有已驚之意鄭氏曰赤

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疊山謝氏曰一章同行一章同歸二章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北風三章章八句

靜女其姝

赤朱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

蘇刀首跣

直知

躡

直誅反。躡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

會之

問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

詩也

不知

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

之人

不知

其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

謂之

閒雅

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

不足

以為

德音矣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

德音亦愛之之辭也時羊

然淫衛俗化之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其他可知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徒冬管古叶

反形管有煒于鬼

說首懌亦女美

也變好貌於是則

物蓋相贈以結慈惠之意耳煒赤貌

嚴氏曰此女體男之

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澤此女之美也物也嚴氏曰此女體男之

鐵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一說李氏曰毛鄭之意謂彤管者后夫人必有女史所書后

二章之詩從美女義在彤管則又以爲美事今但關以陰知者

○愚按左定九年鄭說微而殺鄭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

子然於是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

章取彤管爲注微字子然爲政折鄭大夫私

徒計洵美且異東夷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

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爲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歸鶴贈也此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也言來自地歸女以美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姑以是爲美人之贈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此

此禮反

河水彌彌

莫逆反

燕婉之求

遠音除

不鮮

斯踐反叶想止反。剛也。此鮮明也。厥厥盛也。燕婉

順也。蓬條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蓬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曾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

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

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李氏曰新臺臨河今鹽州尚存遺址孔氏曰晉語云蓬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愚謂臺在河上曰此曰何皆從水

義○新臺有洒

七罪反叶

河水泔泔

每罪反叶

燕婉之

求蓬條不珍

賦也。兩高峻也。說儂平也。珍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李氏曰

蓬條水濁流

貌。疊山謝氏曰蓬條刀燕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也。○魚

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者難麗也。戚施

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與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十四句

州宣姜事自未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有考也諸篇放此

卷一

李氏曰聖人存此以戒後世後世之君宜懲其

穢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爲太子建娶于秦
實无極言秦女美王遂自取之唐明皇爲壽王取楊
妃聞其美色更爲壽王別取自納爲妃此二君者其
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齊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
懿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刀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

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汎汎

反

其景

兩叶率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以兩反。賦也。二子謂伋齊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儀儀。委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戀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朔先持於盜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

其逝

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斷往也不瑕疑詞義見象

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卷一

疊山謝氏曰又以大義斷之二子不能全

心雖不可瑕玷二子愛父之道則未爲盡善使其父萬出被不
慈之名是二子之死有害於大義也推謂詩人之辭無春秋之
義○愚謂不瑕有害與泉水義同而小異彼爲問辭
乎○此則謂雖不可瑕玷而亦不能不害於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
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
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
相殺兄弟相殺亦獨何哉**附錄**問此篇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
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
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傷
父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
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殺者則大相遠矣前幸先生因
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
觀之則人生自有
秉彝不係氣類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二百六十三句

詩卷第二